

唐書

十六

唐書

卷九十九之九十八

列傳

鄭餘慶

幹虞誨 鄭珣瑜 覃 喬 綽 朗

高郢 定

鄭綯 顥 權德輿 棲 崔羣

賈耽

杜佑 式芳 惊孺 休 怡 牧 顥

冷狐楚

綯 滿 定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皇甫鎛 鎬

王播

起 龜 式 韋執誼 王村文 王征 韓 畢 陳 諫

凌準 韓泰

陸贄 劉禹錫 柳宗元

程昇

杜黃裳 勝 裴洎 李藩

韋貫之

澳 緩 溫 蕭 祐 高崇文 喬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鐸 稷

孟元陽

王栖曜 堯 劉昌 士 趙昌

李景略

任迪簡 張萬福 高固 郝 玘

王沛 逢

楊文卿 崇 曹華 高瑀

劉沔

石雄 于頔 李友 王智興 晏 平

杜兼 燕 中 立

杜亞 范傳 正 裴度 識 諡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官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

弟巖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為翰林
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奏以臯為民訴闕下詔御史
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為三司與功德判官
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躡其
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
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飢朝廷
議賑禁衛十軍為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
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
渙與官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
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
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書諸宰相前餘
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以賊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
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
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負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
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未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
鼓餘慶以時以平奏復舊制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
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
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
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
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
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
為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崔郾陳佩楊嗣復
庾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規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
為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

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定章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為贈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賜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余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與從父細家昭國坊綱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幹

幹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為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為侍講學士帝使粹擯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荅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幹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四子處誨從謹尤知名

處誨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為時盛傳從謹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濟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謹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文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守昌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靈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主遣大將伊

劉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
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為亂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謹
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
從儻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
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
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
多也時承軍亂劇效日勞午從謹既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
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
故得其死力渠凶宿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
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謹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
從謹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
奄入其地璧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謹以餽醪犒軍克用喻
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謹登城勉感樂使立功人天
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謹遣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
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謹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
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
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謹以名馬器幣歸之明
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
謹即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
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資從謹聞走絳州
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
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謹進止有禮法性不
矜滿沉毅有謀在汴時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
於後生數稱譽之扆後位宰相張彥球者奉摯善斷累破虜有功
扆者蓋從謹為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揆討賊兩人
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一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歛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擢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成不得以取求苟以爲罪

卷之十三

鄭珣瑜

四

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診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齊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繕帛八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章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社佑高郢輟餐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眊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勛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旣

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邪且設是科二百年源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此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

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
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
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
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
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
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
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稟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
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
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
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社宜陛下以為殷鑒帝善其
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
俄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
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
內無妾勝女孫適崔阜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

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
容出以為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剋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
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
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齋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為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
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齋綽固
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
揚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齋綽與
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
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
公事類朋黨者齋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慎所
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
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
覃第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
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
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
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
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
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昇朕見起居注可
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不叶治體為將
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為侍講學士由
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為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
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為工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駟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
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率
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
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為太子少師卒贈司

七
唐傳九十一

郎第一

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
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
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
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
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
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楯春秋書之為非禮
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
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
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
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
委諸豺狼太宗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
時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

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靡復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餼實猶當稍息勞弊以噢休之柰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木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_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閒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共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

唐書列傳卷之

王恭

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又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田_{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道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_{不遑食息撈答}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_{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_{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

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劔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實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令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

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荅曰祿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旣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子定贇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晚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

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
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
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
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劔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
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
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
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
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令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
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
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
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
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

唐傳九十一

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
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
白之帝頷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
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
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
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
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鏡與姦臣
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
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
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
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
少保文宗大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
司空謚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
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孫顯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

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
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
李兼府為判官杜佑裴胄文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
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
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饑仰於東南今霖雨
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
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
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
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己功
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因上邊軍乏不
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為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
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
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

唐德宗十

十一

帝親撫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
岱給事中高郢為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
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
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非四方聞者
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
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貞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
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
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
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
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
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
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
除亦無可斂之理不知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
趣常賦至縣令為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

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斤其餘者以糶于民則特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措怨厲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以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紕放者自謂拔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盍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紕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採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擢潞盧從史詐傲浸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與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與復請赦承宗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均病德與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鏐跡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與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嶺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干皐暮意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與諫溪寸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謬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南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感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與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垂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在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與從容不

較有輕重坐是罷為本官以給事中尚書留中東

行言于帝曰頃之罪既貸不責且因賜寬詔帝曰然卿

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又刊

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

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

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生三歲

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

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

文雅正瞻縵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

動止無外飾其醜籍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和間為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

父門生故薦為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

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連章劾訓頌覆陰巧

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

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與

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

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

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

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

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為禮王作讓羣奏大凡

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魏

五下謙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

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師古等妻亡沒六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

羣與錢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

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論旨若須出効

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
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
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
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紘之以法則人自
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羣以
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率
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
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
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
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眩小人故宇文融
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
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
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
故鎛銜之帝卒自相鎛會羣臣上帝號鎛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
不下九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時物多弊
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鎛奏邊鄙無事乃羣
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
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
下下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
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
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
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
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
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
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
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
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慎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

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
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
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
侯也

三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賈耽字敦詩傳第九十一

唐書一百六十六

端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請奏高書畫部得聖集賢館撰集宋祁奉
敕撰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從
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
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
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
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內詔干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
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
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
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
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
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冀有

六十一

唐書九十一

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柰
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寔庶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
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
之皆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
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
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
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
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
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
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
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十爲百里
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流并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

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
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
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
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
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聲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為
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
突騎施詔希望為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濟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
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
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
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菴眾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
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
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眾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
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

六十九

唐傳九十一

五

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荅曰
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
仙童受諸將金事汙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
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陰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
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曰元甫有疑獄不
能決試訊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
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
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糶使
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劇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罕
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敵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
負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貞觀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
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首吏負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令刑

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各縣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
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
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
伯益也伯固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
伯固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
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咨旨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
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甚
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
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
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
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緣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
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
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托焉此常情之說類
非至論且寸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
六十九

唐書列傳九十一

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
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
郵過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
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
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
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成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
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
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
作耶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
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愿閉以
息火災朱崖黎民三世保險不負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
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
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節度徐泗討定

佑具舸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
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滌泗二州隸淮南初
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弃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
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
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
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
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爲河中少尹
叔文欲擢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
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
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
凍染還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
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即上疏曰昔周
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

七十六

唐傳九十一

四

上卷之

恃兵力比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
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
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
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
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啞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
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
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
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求繇後遂致叛亡
與比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
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
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求
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茲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
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曰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
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

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子備厚元和七年
年五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
竟其秩撫百家律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
因益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表之優
美儒者服主書約而詳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
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竹鑿
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
職為台御史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
行無遺

式方字考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
高郵稱之為助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子宗尚公主式方以右
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營方藥
羞惡及死有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為左
補嗣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唐書列傳九十一

五

王

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其婿翰林學士
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
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吉
辭疾唯宗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
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
度支會公主薨宗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此駙馬都
尉皆為公主服斬表三年故宗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暮著于
令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
禁中監軍請宗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宗曰吾不奉詔而輒
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宗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
宗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
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太官罷出為劍南東
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漚渠
遺米目給呼為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宗更表以為祥獄囚責

數千人而某酒宴適不能事罷 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
為留守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為右丞 夫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始宣宗世晏王以下五王處 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
宅帝大慚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晏王而左軍中尉
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又
之道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泣以宰相畢誠杜審權時伸不敢
進乃授宗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宗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宗遽
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
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
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大傅會黔南觀察使
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宗宗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宗不意
其意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宗於大
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
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
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
銀鏐遣弟鏐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榮行刺史
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為之以榮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榮害
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榮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
休同死宗弟悛

悛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勳反圍城處士辛謹自廣陵來見悛
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悛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
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悛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
李圓易悛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悛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
悛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球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悛殺
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勳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悛擊
鼓秉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謹乃
請救 戎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
來援反為置軍所包一軍盡沒悛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

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將李湘中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怙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怙約降怙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怙荅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怙拊循士皆殊死奮而卒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怙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丘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顛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

六十一

唐傳九十一

七

曰主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之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常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芴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後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

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華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括表以表撐裏混湏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定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

唐書卷九十一

卷九十一

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一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吳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十二十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

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睥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候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

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
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
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
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
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
者至有圍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積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
李聽敗趙復振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累遷
左補闕史官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
點其斯文可謂回鶻種落潰滅漢南亡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
兩漢伐虜常以積聚而匈奴以折膠重馬兒乳與之相校故敗
多勝之今若以中三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
矣德裕善之會昌五年命詔諸鎮兵討之皆得移書於德裕以河
陽西北去天井山三百里用萬人為壘室其口深壁勿與賊德

七十八

唐書列傳九十二

九

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上堂
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軍兩軍益青州精甲五二宣潤
弩手二千道緝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何山東業曰
節度使率留食飛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暗
巧之夕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
員外郎常銜吏職改吏部得乞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
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
等不以為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宗更歷將相而牧回躡
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
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飯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
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意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顛字勝之幼病目毋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
杜顛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

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表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
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
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
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
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
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成
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
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
後事軍大謹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
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
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
文於綫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鏘以言利幸與楚
蕭儵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
人方一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
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
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
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
楚之才鏘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
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澤
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
定度出太原鏘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
進門下侍郎鏘得罪時謂楚緣鏘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
會蕭儵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陸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效奉天
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傍路詔捕翬
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取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
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納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

立逐出紳即拜楚為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
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
諭人人悅喜遂為善俗入為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
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
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為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
射故書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
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
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
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寃指其罪不切
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為鹽鐵轉
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
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界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
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
於鄭注實為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
可開成元年上已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診
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殯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
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
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容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
接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
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為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
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
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
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竇寢上其光燭
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緇顯于時緒以
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緇當國
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緇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為湖州刺史大中初
言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頌

而髯者奉梓宮不去衆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
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即召
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
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
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
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
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
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
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
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
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
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
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

唐書卷九十一

十一

茂實

畏我甚高郵陸峭水狹若使荻艸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
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
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
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
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
謾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
身聽命絢喜即請假勛節而勅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
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
醢湘及監軍鄒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千兵與湘會
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
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
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瀉渙洞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僣通賓
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

其罪故絢去宰相因巧瀉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
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
法為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為集賢
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
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為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
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為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為諫臣
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
部侍郎李鄴為夔王等待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
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
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
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為貶雲為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泥
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為弘文館直學士
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為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
四十一
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
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玉表歟絢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
白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白裴崔韋二

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唐書一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尚書省郎中兼集賢殿直學士奉
敕撰

白志貞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硜硜自力有
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
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名有所建白
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
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
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
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州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
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
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
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賦京兆

六十一

唐書卷九十二

月明

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
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鈎
距取宿姦老史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
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
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
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
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
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
苑宰相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薶葦地數頃延齡妄
言長安咸陽間得陂塲數百頃願以為內廩牧地水甘草薦與苑
廩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
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
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
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

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墜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帝驚曰本分錢柰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實客一君之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有贏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粟料殫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故止之興作廣宣索

五

唐書傳九十二

二

周明

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辭其直名曰和崔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數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皆指延齡專以險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眾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既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充所募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且獄其毋投訴光順門甌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

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口充等得不寬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媢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成湯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

大正

唐書傳九十二

三

二

二省華要至宰相毋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伋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荅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由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

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羊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垣府由工部郎中為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摔辱之死於廷邃

六十一

唐書卷九十二

四

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遂寬父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開廐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匿而已嘗薦李錡為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悞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鬲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

怒奏賤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警誦箴諫雖詆諆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當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鈎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今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整邑見顏問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通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陪取三十萬緡吏乞貧豪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鏘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鏘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鏘以吏道進既由聚斂旬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鏘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興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鏘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鏘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與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鏘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鏘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鏘指所著鞞曰此內府所出鞞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鏘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

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罇乃譖羣抑損徽
稱帝怒逐羣湖南罇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
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
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罇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泌者本楊仁書也習方伎道古薦于罇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
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
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
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
捕得罇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官侍
懼以弒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罇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
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罇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
僚獨錢於野朝廷議之擢為司封員外郎罇弟鏞字緜鄉第進士
罇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罇不悅乃求分司

卷之九

高僧傳卷之九十一

六

徐

為太子右庶子罇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
卒鏞能屬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
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敎其先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
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整屋
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賊
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
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
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絕課
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
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
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
以為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
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

剽劫又勦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
憲宗以為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
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
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多虛使
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
稍以貨賄結宦要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鏞及鏞用事更忌播而以
昇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
宗立遂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
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眾望不貳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
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
播培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浚士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
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
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狐朗張

唐書卷九十二

七

徐

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中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
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閣不內其
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
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
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其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
太尉謚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
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
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
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
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
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
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
穆宗改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

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為失職拜禮部侍郎李宥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實于法由是膏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兩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

七

唐書傳九十一

八

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書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為章陵國簿使東都留守召為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上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為哀冊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勝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譔集亦多災終太常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

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又住
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
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
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為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
郎稱疾去崔瑛觀察宣歙表為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為祠
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為亂龜捕殺之人皆
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
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檢巧
于官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
為晉州刺史節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納獨
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持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
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
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
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
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
叛僚非為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
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
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
家僮乘城責讓矢旒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
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
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
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假臣兵寇不足
乎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
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
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
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
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
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
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
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
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
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直學龍圖閣學士

勅撰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柳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書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由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蔭常仲孺呂洞徒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鈞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誼據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

六十一

唐書傳九十三

同山

議欲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詆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任分北支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貶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即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工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待讀內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馱群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其可為相某可

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勣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幄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

六十九五

唐書傳九十二

周山

薛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

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寢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免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誘至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歸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頊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勞文珍隨語詰折文叔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歎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凡參軍明年誅死

王任者杭州人石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任本闕茸兒遜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任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任尤通天下賅謝日月不闕為巨賈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任曰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摠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與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畢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城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任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仁梁為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

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

三

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章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等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問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搆屯田負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

元衡不為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嘗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儻偉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及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夕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

二五

唐書傳九十三

四

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頰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享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食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

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變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

唐書卷九十二

五

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徒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漏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比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幸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問言事積久眾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社佑為度支鹽鐵使翌日自為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立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官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疑其自辯解

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率衛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苛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依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馳驅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

唐書傳九十三

六

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寒衆人之怒謗語轉侈賢器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曰為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心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為罪居瘴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矍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堯書夜備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元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文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注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竊默誓不心為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田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窮元事既壅隔狼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以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窆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勝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喘喘恐此事更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文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項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馬皆得上父每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責常繫心腑然無可為

者立身一敗萬事尾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
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
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
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
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
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
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至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洩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
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

國唐書傳九十一

八

子英

覲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頽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仲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
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
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還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
遂少比益輕瘡癘就婚娶求宵弔有可付託即宣然長辭如得甘
寢無復恨矣然眾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
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具武陵為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
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治襲咄咄推古瑞物以配受
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
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
生人之意累積厚文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與遂中輟不克
備究武陵節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

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
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
是自汰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
流以訛越乃奮發鬪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
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
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感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
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
者輒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之往
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
奪於是而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臂乎其一統類齊制量
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而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
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網匪極亂而後
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

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
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員哉惟茲德寶受命之符以奠求祀後
之祇淫豈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
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
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
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
虞神鼎脅歐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闕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
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
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老亂鉤裂殿符不貞邦用不靖
亦罔克久駸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
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燭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
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湯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入
乃濛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磨剔膏流節離
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擣

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
徒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
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躡
躡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莫厥賦積藏于下是謂
豐國鄉為義厚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
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怒愷悌祗敷用底于治凡其所欲
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
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乎寬惟祖之則澤久而
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求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
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
雖亡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
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
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

七〇七

唐書傳九十三

十一

崔恭

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
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
刃莫畢屠澤燠于霽灑炎以濟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
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
繫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
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
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鈇于北祝粟于南幅負西東祗一乃心
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
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未毗之仁
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
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儆曰懲各愆以本始兮孰非余
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駸步而過游繫誠之信直兮
仁友諱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以堯舜與之為上雖野而混茫

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
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治兮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清濁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內兮欣
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駁讒妬構而不
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收兮遭遇任之卒迫勢危疑而
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垂期乎曩昔欲操術
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赫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
鑒之明宥云纍都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
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麀
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
抑而迴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窅以淫雨兮聽
嗷嗷之哀緩衆鳥萃而嗽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誣止兮

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蠶奔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
退兮湯回汨乎淪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林分以縈纏哀吾生之
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
之寒暑兮猶質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赦罪以塞禍惟滅身
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
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輒軻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爲此戾也豈
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
不擇言以危肆兮固君幸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我
我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
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
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

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貫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為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移濯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瘵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喪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司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太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宋祁撰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朞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轉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摠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

唐書傳九十四

赦因秦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宗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師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弊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脗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採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強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喟文帝曰吳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之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刻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彙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

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
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
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
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絜白名當大政未久不
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改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
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
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
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
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
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
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
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均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

六十七十五

唐書傳九十四

一

並

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均校
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
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
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若精鑒爲我言
之均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均方
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館彌厚吉甫罷乃拜均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均始承旨翰林天子
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
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略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問欲有關說帝憚均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均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宄
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
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均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龍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母欲撓堦權因探帝意自請
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堦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
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
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溫勸廢矣帝猗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
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堦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
惡稔可圖狀堦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堦乃爲帝陳從
史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
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堦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
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續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堦奏承璀首謀無功
陛下雖誣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
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
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
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堦奏禁之一以公估準

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
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堦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
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堦獎
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依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堦皆
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
大慙堦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
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
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堦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
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
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堦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
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堦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
錄吉甫以堦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堦太子賓客罷武等史
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堦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

館以登朝者為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埶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埶身備宰相明練持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埶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

國唐書卷九十四

四

徐明

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謂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為俳說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為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罷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埶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絀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之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

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
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
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
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
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
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
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
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
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
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
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均然人物清整是
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夙八世孫父肇大曆中
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

六十一

唐書傳九十四

五

子英

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
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
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郟士羨以厚弊召皆不
應居貧取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
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
遷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
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
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
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
工功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
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
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著
奏出為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宰相裴均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
乎均曰奉教事果見聽均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
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
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
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
具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
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
朱泚乘以為亂此非它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
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
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
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
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
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委寵之皇
甫鏞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

七十

唐書傳九十四

六

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度論
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為兵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
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為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顥李正辭
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顥正辭
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
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
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
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
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
子持萬緡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子澳字子斐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
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温歸以

告澳不荅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
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
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
其職則公歛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
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遷
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
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
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如何澳陳帝威
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
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
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
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
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
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
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
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
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為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
朕謂吾他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寢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
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
徙平盧軍入為吏部侍郎復出為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
悅澳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為姦與秘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
辭疾不拜丐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謚
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
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
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為學士時
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
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
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襜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丐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及於用九月九日帝為黃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温

温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

國唐書傳九十四

章

不測温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敕中人葺之温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玉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官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温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温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惠養病發故誠温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汝命邪禮部侍

郎崔蠡曰温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温給事中帝曰温素避事肯為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為賓客久之卒為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遂璋授光州長史温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温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温使戶止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温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温出為浚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温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轉政温苦言李漢可釋德裕俟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刻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温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温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温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為奏實稱善即薦于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藝誓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温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張均能持法李藩縵挺韋貴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苗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

見疵至於忠烈美然則不可掩已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三十一
卷之十四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唐書一百七十

宋祁撰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間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
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王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
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
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
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
至至是卯滯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與元士有折
逆旅已著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
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
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丐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
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五

目

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
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板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成
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
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
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
執闢子方叔婿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
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豪之犯邢
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汗者詣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
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
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按牘諮判以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
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都
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
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六十四贈
司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

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
上蔡郟城遂平西平四縣為潞州拜承簡刺史治郟城始開屯田
列防庸瀕潞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
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宅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
收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
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宥反遣使責財于宋承
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宥悉兵
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為賊確會徐州救至宥
為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
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
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崇文孫
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為折衝
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變若有導者既發之舊志

七

唐書傳九十五

二

七

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為先鋒疾戰破賊斬
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為柁實薪焉乘風縱火賊
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
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
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襲漢平功多
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
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臯所任遣以七屬甲詐
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來報賊沂江徇
地臯授慎丘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
餘授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刺史封南兗郡王天子在梁州包
信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饒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
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
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為京
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繫

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為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改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季惠登即薦惠登為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為奉義軍即為奉義節度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十萬賂官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贖贈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大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綰二百脩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為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為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為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為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墜死乃授忠亮

唐書傳九十五

三

版

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老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楊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剗曉大誼環上其豪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浼知後務兵少誠引兵城浼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許諾賊攻堞壞六得脩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數盈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棚已立守陣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為鄉人賞二緡乃伏兵于道令持緡者斬一不能脫解去以功

擢沈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祛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沈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許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弱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眩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實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之希朝曰始偶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

唐書韓游瓌傳

四

辰

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甚憲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朱晟始始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地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為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裨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為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刁溝然老病不能營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

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為裨將楊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為團練使裨鏐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鏐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鏐鏐稱疾避之臯為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古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藉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

二千

唐書卷九十五

五

元

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年利於市鏐租其廬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畜不貲日十餘艘載皆澤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召為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為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齎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則用豐餘會回鶻并摩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且懼誘納錢二十萬李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

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鏐初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閥自高翊子弟亦藉鏐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韓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鏐取壞者付舩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鏐家錢徧天下子稷歷鴻臚少卿鏐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復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鏐卒奴告稷更遺占沒所獻裴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二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賸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爲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鏐祀

卷五十五

唐書傳九十五

六

六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由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屨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韞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潞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千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表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倓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

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耀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過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繼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歲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

李九二

唐書傳九十五

七

山

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執必來援今廩麩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不敢攻俄而光弼援兵至賊夜潰光弼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曜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兄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曜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誘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以昌攝刺之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陽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

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
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
工部尚書累實封二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
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冒伏尋授京西行
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
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
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
張國誠詔昌經略員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
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疾詔
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
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
出衣數百稱官為賽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
懷忠冢葬淺水厚詔翰林學士為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
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

李七

唐書尚書九十五

八

施

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
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
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
等乃奉詔

贊曰唐社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
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今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
未嘗內顧梓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
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
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
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
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為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
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鄉
化母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為國子

祭酒未幾州將逐恭德宗召昌問狀時年逾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為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駛帝訪其所以願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陰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監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文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

九

唐書傳九一五

九

九

隴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廷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行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既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鹵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藜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

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醢徐以它辭請
易之歸峽血不以聞軍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為帥監軍使
拘迪簡不聽眾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
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為
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
大將揚伯玉據牙不納眾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
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要欲饗食士
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
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
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
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恒伐劉展署為部將效
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穎為
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

六十九

唐書傳九十五

十一

郭

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
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
鎮壽州不以為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
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
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
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
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為我了杲事且當大
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
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為其將康
自勸所遂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
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
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獎賜具衣官錦十雙久之詔
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
諸將願得萬福為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

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埭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饒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凌烟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編緝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為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溷公意卒不行入稱其直

唐書傳九十五

十一

知世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微中為北延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為家所賣轉為渾城童奴字黃芩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城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城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城賊突入東壅明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為一軍議以李朝寔為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為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眾唯唯固徇曰母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輕笑及受命眾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為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珙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

度使馬璘曰臨涇抵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及改佑代節度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塞內為邊郡每虜入寇驅并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千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玼為刺史成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玼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玼身鑄金象令千國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從征伐有功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

唐書傳九十五

十一

敬奉白茹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于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寶封五十戶敬奉遂陞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孱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三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玼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唐書一百七十一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雞田州
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
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
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
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
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
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
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
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資貯納管
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速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
泣乃如初

六十五

唐書傳九十一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稟健已所不逮長從
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
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宗文平劍南數舉旗陷軍出
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
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
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澗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馱其營以
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
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
賊乃潰比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
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俄又與烏重
胤破賊小澗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
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旣出則小澗橋之堡可乘且重胤
不可破遣大將田穎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焚贅聚弘怒不救重
胤違節度取穎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敵拒會中人景忠

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澤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鄜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書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郎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日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負賊有如一不戰而屈且亦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偽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寔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峨之乃飭名姝教歌舞六傳襦襦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且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

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施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奔回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口源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玼力戰破之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凶凶騰譟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遽即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還軍資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錢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湊復所治李亦亂汴州詔摠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亦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賻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忘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六十九

唐書傳九十六

三

元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瓘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護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邪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在賊寢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兗海以重胤耆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

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為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濟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邪乃具書幣數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為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為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為將重胤禽從史珙將救之既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為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為節度使上官浼所器妻以女署牙門

將浼卒它壻田佃脅浼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

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為監

察御史有詔護浼喪還京師帝召見歎息以為功異等嫌昌裔所

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

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檠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

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澗以壁沛引兵五千

夜濟合流振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

圍鄆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

光顏定淄青及光顏鎮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為都將救鹽州敗

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宥之亂以忠武節度副度率師

討宥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充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

獷鷙沛明示法制蒐閱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

大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

馬使大和中入為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

千人未嘗戰欲冒常賜逢不與或為請之荅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為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揚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為宰相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橈少陽事而輸款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悵謬說曰先公委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庶幾助我吾為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圻為一壩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愬議僑置蔡州以元卿為

亦九

唐書傳九十六

五

亦

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餒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為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正勿復言出為汾州刺史復入為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滑節度使元卿墜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齋三月糧墾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涇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大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險巧所至聚斂諧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子延宗開成中為滋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廼送闕下節度使董晉

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嘗具少誠叛留守王翊署華襄城戍將
華浚隍堦堞日與賊搏數禽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
常侍召至京師賜予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
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
賊大奔枝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棗州刺史州與鄆北
時賊略定滴河華遠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
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鄆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
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
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
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旣而出州乃闔門大言曰
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
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徧請治充許之自
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汗驚華下令曰鄆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
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
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
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亦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
擊破之亦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從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
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
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堅必待以誠信
人以爲難

六十六

唐書傳九十六

六

永

高瑀冀州脩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累遷陳蔡
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至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
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
其軍表丐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
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斷
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
債鄆州北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
不飢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

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大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交人為神策將大和未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管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子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使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眾以還大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眾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

又九十一 唐書卷九十一

七

宋

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潯沱河叛沔悉禽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也榆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辟萬善居宰相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為牙校敢殺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悉皆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為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為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石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離散當掃除之矣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

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之者
騎夜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蜀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誅者
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
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
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
損逗留以雄為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
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
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緜餘悉
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
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損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
斬損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損之叛誼為謀主今欲殺損乃
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溥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
河陽初雄討損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
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為李德裕識拔王

唐書李德裕傳七十六

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
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
統軍失勢怏怏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
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蝶以居故愬能乘
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都官郎中集賢館直學士奉
故撰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
御史為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刺
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脩復隄閘歲獲
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庫薄葬者不掩櫃頔為坎瘞枯骨千餘
人頔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為政有績然暴橫
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
為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
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沈于河貞元
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兵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
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璩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升襄州為大都
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然有專漢南意所悟者類治以軍法帝

六十九十三

唐書九十七

林茂

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歛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
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棗陽頔
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
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
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
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襄有髮器天下以
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頔
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
率杜佑月三奉朝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頔用事有梁正言
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絲
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頔吏沈璧及
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
問之頔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史不內屏營負牆立更遣人

上章有司拒不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爲恩王傅子敏竄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頤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頤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謚曰厲頤嘗制頤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頤聖樂云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頤謚會除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謚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頤文吏屈彊犯命擅軍穰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霄領而歿猶以爲幸不宜更謚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勲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温人少驍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持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脫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昇其子異平晏宰爲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隊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四年召還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羣爲武寧節度使羣畏智興難制密請遣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

輩然後謁羣羣謝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堽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能計即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由是摯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項李齊攻宋州智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齊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興請悉師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

六十一

唐傳一十一

三

御史大夫為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為援既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推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為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為後父廩為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

川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
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
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性浮
儉尚豪侈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
帝意謀自固即脩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橫恣僚
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
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又
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
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
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爲助力所至大殺戮哀藪財貨極者欲適
幸其時未嘗敗卒年六十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甕爲
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
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鞠獄有媪辨對不凡乃羔母因

六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四

六

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
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權因是得
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
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
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
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
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子
中立字無爲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
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昏姻不計官品而上
闕閔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
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
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
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
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

少優戲道中具騶唱珂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史捕繫立箠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為中傷左徙慶主傅久之復遷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荅曰穀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祿度度六官殮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季五月一出吏不得為姦後遂以為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致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為義武節度使舊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甲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

唐書列傳九十一

五

三

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為山南劍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為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惡之出為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比日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既又建奏疏闊不稱言罷罷為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游後哀率煩重用度無藝之異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嘍流連方春南民為競度戲亞欲輕駛乃髮舩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汲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賦詠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

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稟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窘更舉軍帑錢與向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困窘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宦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驩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有名得不敗云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



空名稽樞務乃詔曰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三錮死家奴告錮子
稷易父奏未嘗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
曰自錮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
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
兵錢徽蕭悅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
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
赦賊鈞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利則古何憚用兵
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
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
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
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
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
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
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竄疑間之嫌於是表馬摠爲宣慰副
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
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
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韓刺背裂
中單又傷首度冒瘴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
義平度墜溝賊意已死囚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
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
紀未張王室陵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
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
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
有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
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
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憲大
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
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出官撥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

錚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錚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祿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祿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汝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千百人列堊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汝調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橈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宮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額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摠先入蔡明日統回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入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行來不限晝夜民皆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定以馬摠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余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程昇皇甫

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陞見始陳二賊畔漢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繁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奧且久外為姦愼振抑憲帝未能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殺將貴臣至齎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駟庭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天顏不咫尺此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意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異鏘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為重胤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比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制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矍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懼彊者畏今居

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鑒而歎恨無蕭
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
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
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驚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
尉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
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
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
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
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
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
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畧屯百司之區荒
地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舍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
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寇使
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

世止 唐列傳九十一

姑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
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其
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
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
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
度共誣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
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
內殿求立太子翼曰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
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文黨
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
屠元翼之家敬宗嗟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
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戈爰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
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臣德文武兼備
若位巖朝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鑒而歎恨無蕭
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
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
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
尉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
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欲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
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
識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
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
從官官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
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畧屯百司之區荒
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舍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
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寇使
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
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
又丐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
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恙而恃是
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
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
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
下若未能然則荅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
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
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
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
恐蒿機奏稟有所雍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
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
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
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加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

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元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
子同捷求襲滄皇帝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
天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
可乃受實封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
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
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迹
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
共訾其跡損短之因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
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官官
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姬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
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
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毋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閹豎擅
威天子擁虛器層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

七十七

唐列傳九十一

六

七

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
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
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
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
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乃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死身歸朝
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
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
柱石兼憂來學立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
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
悼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謚文忠贈禮優縉命京兆尹鄭復護喪
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
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廟廷度退然纔中人
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

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遠令廟食五子識諡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晤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為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師邠寧李福師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堡障整成器開屯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諡有文藉蔭累官孝功負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勲望故待諡有加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唐列傳九二八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諡舉衣跽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後為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偽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反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沉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